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初恋



〔俄〕屠格涅夫 著

E/G/N/X/M/Y/X/S/S/Z

I512.4

542



[俄]屠格涅夫 著

萧珊 陈殿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恋/(俄)屠格涅夫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ISBN 7-02-002150-6

I. 初… II. ①屠… ②多… III. 小说-作品集-俄国-古典 IV. I 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2534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3,000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7.50 元

前 言

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作家,在世界文坛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童年是在古老的庄园里度过的。美丽的自然风景培育了他表现大自然的才能,与此同时,他的任性专横的母亲——一个女地主也使他认识了农奴主的残暴。一八三七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又到柏林大学深造,并游历了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所有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个人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屠格涅夫对俄国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这些迅速而敏锐地反映当时俄国政治生活事件的作品,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中“一份绝妙”的遗产。中短篇小说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本书选收了两篇能反映他中短篇小说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初恋》和《春潮》。

《初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所以深为作者本人喜爱。小说主人公是位十六岁的贵族青年,他爱上了文雅而又聪明的公爵小姐。当他痴迷地沉醉于爱情之中时,却发现自己的父亲竟是公爵小姐的情人。作者用他那独特的艺术之笔赞美纯真爱情的魅力,也间接地揭露了那一畸形的

社会。《春潮》的女主角杰玛是位坚强而又果断的女子,当她认识到未婚夫是个自私、虚伪的市侩后,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毅然与未婚夫解除了婚约。作者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着力描写母女俩在婚姻问题上的矛盾,从而鲜明地突出了作品崇尚和颂扬纯洁爱情的主题。

屠格涅夫的小说结构严谨,形象鲜明,语言优美,富有表现力,行文流畅简练,对俄国文学语言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编 者

1995年1月

目 次

初恋	1
春潮	91

初 恋

献给安宁科夫^①

……客人早就散了。钟敲过十二点半。只有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伊奇，和弗拉季米尔·彼得罗维奇还留在屋子里。

主人按铃，吩咐仆人收去吃剩的晚餐。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他坐在圈手椅上，身子更靠紧椅背，一面点燃一支雪茄烟，一面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得讲一下自己初恋的故事。谢尔盖·尼古拉伊奇，您先讲吧。”

谢尔盖·尼古拉伊奇是一个圆脸的小胖子，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先看一下主人，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不曾有过初恋，”他后来说，“我一开头就是第二次恋爱。”

“这是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我第一次追求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是在我十八岁那年；然而就是在追求她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我后来追求别的女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一句真话，我的初恋是在我六岁

^① 安宁科夫(1813—1887)，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屠格涅夫的好友。

的时候，对我奶妈的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恋爱。可是这件事早已过去了。我跟她中间的详细情形，我都忘记了，即使我还记得，谁又有兴趣来听这些呢？”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说，“我的初恋也没有多大趣味；我认识安娜·伊凡诺夫娜、我现在的妻子以前，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们中间的经过情形也非常顺利，我们两家父亲给我们作主，我们不久就互相恋爱了，很快地就结了婚，我的故事用两句话就可以讲完。我老实说一句，先生们，我提出‘初恋’这个题目，就是指望着你们，你们不算年纪大，可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弗拉季米尔·彼得罗维奇，您可以给我们讲点有趣的吗？”

“我的‘初恋’，的确不算十分平凡，”弗拉季米尔·彼得罗维奇稍微有点迟疑地回答，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的黑头发中间已经现出灰白色了。

“哦！”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伊奇齐声说，“那太好了。……讲给我们听！”

“好吧……不成，我不想讲故事，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把故事讲得枯燥，简短，不然就是冗长，不自然。倘使你们允许的话，我可以把我记得的事情都写在笔记本里，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起初都不同意，然而弗拉季米尔·彼得罗维奇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聚在一块儿，弗拉季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他的诺言。

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

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那时候我刚十六岁。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他们在无愁园^①对面加路日卡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我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并不用功，也不着急。

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在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开以后。这个法国人想到自己 *comme une bombe*^② 掉到俄国来，实在忍受不了，所以他整天带着怨恨的神情，躺在床上。我父亲对我亲切，却并不关心，我母亲差不多不理我，虽然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她的心让别的一些忧虑占据了。我父亲当时还算年轻，而且非常漂亮，他因为财产的缘故，才跟母亲结了婚，母亲比父亲大十岁。我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她老是激动，嫉妒，生气，可是不敢在我父亲面前露出来；她非常怕他，他总显得那么严肃，冷静，疏远……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镇静、更自信、更有威风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过的最初几个星期。天气好极了，五月九日，就是圣尼可拉^③ 节日那一天，我们搬到城外去。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到无愁园，有时就溜到郊外；我随身总带一本

① 无愁园在麻雀山附近，是帝俄时代莫斯科最美的公园。

② 法语：像炮弹似的。

③ 圣尼可拉，早期基督教圣人，俄国学生的守护神。

书——例如凯达诺夫的教程^①，可是我很少去翻它；我倒常常高声朗诵诗篇，我背得出很多诗句；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在发痛，有一种极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总是在期待着，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我整个的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我的幻想在活动，一直绕着那一些同样的形象急急地转来转去，就像燕子在晨光中绕着钟楼飞翔一样；我沉思，我悲哀，我甚至掉下了眼泪；然而即使在有音乐旋律的诗歌，或者黄昏的、惊人的美所引起的眼泪和悲哀中间，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欢乐感情也还像春草似地生长起来。

我有一匹骏马，我常常亲自给它上鞍，骑着它独自远行，我纵马疾驰，想象自己是一个古代比武场中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叫得那么高兴！）或者仰望天空，把它那明媚的阳光和蔚蓝吸引到我的开放的心灵里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爱的幻影在我的脑子里差不多还没有形成，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中间，已经有一种新鲜的、说不出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半意识的、羞涩的预感偷偷地在那儿隐藏着了。

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它，它跟着我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

① 指皇村高等法政学校教授，历史学家伊·柯·凯达诺夫（1780—1843）所著的古代通史教科书，十九世纪初期在俄国非常流行。

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一所有圆柱的、木头造的宅子，两边各有一所侧屋。左边的侧屋是制造廉价糊墙纸的小工场，我不止一次溜到那里去，观察那十多个身体瘦弱、头发蓬乱、穿着油腻长衫、面容憔悴的小孩，他们不停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版的木杠杆上跳动，靠他们瘦弱身体的重量，印出糊墙纸上的各色花纹。右边侧屋还空着，是预备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后三个星期的光景，那所侧屋的百叶窗打开了，露出来女人的脸；——有一家人搬进来住了。我记得就是这一天午饭的时候，母亲问起仆人，我们的新邻居是什么人，她听到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的名字，起先倒带点敬意地说：“啊，公爵夫人……”后来又添上一句：“一定是一位穷的。”

“他们雇了三部出租马车来的，太太，”仆人恭敬地端上菜盆，一边说，“他们自己没有马车，太太，他们的家具也很简单。”

“可是，”母亲说，“那倒好些。”

父亲冷冷地望她一眼，母亲不作声了。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能算有钱的女人，她所租的那所侧屋是那么破旧，窄小，而且又是那么低，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不乐意住在那里。不过当时我听过就忘了。公爵的头衔对我没有什么作用：我刚念过席勒的《强盗》^①。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大诗人，他的诗剧《强盗》中充满了对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成见的强硬抗议。

二

我有一种习惯：每天黄昏带着枪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守候乌鸦。我一向就痛恨这种小心眼的、狡猾的、贪心的乌鸦。就是我所讲到的那一天，我也像平常那样走到花园里去——但是，我白白地走遍了园中的小径（乌鸦已经认识我了，只是远远地断断续续地叫了几声），我无意中走近那道把我们花园跟右侧屋后面的狭长园子（属于那所小宅的）隔开的矮木栅。我埋下头走着。我突然听到人声，朝着木栅那面望过去——于是，我发愣了……我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

离开我不多几步——在草地上，绿色覆盆子丛中站着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她穿一件有条纹的粉红衫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帕；四个年轻人围在她的四周，她拿着一些我叫不出名目、但是孩子们都熟悉的灰色小花轮流地敲他们的前额。这种花的形状像小袋子，它们打在硬东西上面就会发出声音，大张开来。年轻人非常高兴地向她伸出前额，而且少女的动作里（我只看见她的侧面），有一些令人神往的、专横的、亲密的、嘲弄的、动人的地方，我差一点惊喜交集地叫出声来了，我想只要这些秀美的手指敲一下我的前额，我愿意马上抛弃人世间的一切。我的枪掉到草地上去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不转眼地凝望她那优美的体态、颈项、美丽的手、白头帕下面微微蓬松的淡黄色髻发、半闭的敏慧的眼睛和这样的睫毛，

还有睫毛下面的娇柔的脸颊……

“年轻人，喂，年轻人，”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大声说，“难道可以这样地望着陌生的小姐吗？”

我吓了一跳，我发呆了……我旁边，在木栅的那一面，有一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站在那里，用讥笑的眼光望着我。就在那个时候，少女也朝着我掉过脸来……我在那张灵活的、生动的脸上看到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她整个脸忽然微微动了一下，她笑起来了，露出洁白的牙齿，眉毛好玩地往上一挺……我的脸发红，我从地上抓起枪就跑。一阵响亮的、但并非恶意的笑声跟在我后面。我逃回自己的屋子，倒在床上，两只手蒙着脸。心跳得那么厉害，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很高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激动过。

我休息了一会儿，梳好头发，洗好脸，下楼去喝茶。那个少女的面影又浮到我的眼前，我的心已经不再狂跳了，心紧得真叫人感到舒服。

“你怎么啦？”父亲突然问我，“打着了乌鸦吗？”

我正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然而我又忍住了，我只是独自微笑。我上床的时候，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用一只脚站在地板上旋转了三次，又在头发上擦了油，躺下去，整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天快亮的时候，我醒了一会儿，抬起头来，万分快乐地朝四周望望，又睡着了。

三

早晨我睁开眼睛，第一个思想就是：“怎么能跟他们认识呢？”喝早茶以前，我就跑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并没有十分走近那道木栅，而且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喝过早茶以后，我在别墅前面街上来来去去，不知道走了多少次，远远地望着小宅的窗户。……我仿佛看见她的脸在窗帷后面，我立刻惊慌地跑开了。

“我一定要认识她，”我一边在无愁园前面那片砂地上，神情恍惚地走来走去，一边想道。“可是用什么方法呢？问题就在这儿。”我回想我们昨天遇见的种种细节，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对我一笑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然而在我费尽心思想出种种办法的时候，命运早就替我安排好了。

我不在家的時候，母亲从我们新邻居那里收到一封用灰色纸写的、褐色火漆封口的信，这种火漆只有在邮局通知书上，或者在廉价葡萄酒瓶塞上才可以看到。那封文句不通、字迹潦草的信里，公爵夫人请求母亲竭力帮助她。据公爵夫人说，我母亲跟一班显要人物很熟，而她和她的孩子们的命运都操在那班人的手里，因为她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诉讼事件。她写着：“我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向另一个贵妇人求援，我很欣喜能利用此机会。”她在信的结尾要求母亲允许她来拜访。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心里很不高兴：父亲不在家，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的人，不答复“贵妇人”，并且对方还是一位公爵夫人，这实在不礼貌，可

是怎么写回信，就叫母亲感到困难了。她觉得写法文信不合适，而写俄文信呢，俄文拼法又非她所长，——她知道这一点，不愿意让自己丢脸。所以她看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吩咐我立刻到公爵夫人家里去，口头告诉她：母亲乐意随时为公爵夫人效劳，邀请她下午一点钟到我们家来。我的秘密的心愿实现得出乎意外地快，倒叫我惊喜交集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我心里的骚动——就先跑回自己的屋子，系上一条崭新领结，穿起新的常礼服：我在家还穿短上衣和翻领衬衫，其实我已经很讨厌这种服装了。

四

我走进这所侧屋的又窄又脏的前厅时，浑身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我遇见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仆人，他有一张青铜色的黑面孔和一对不愉快的猪眼睛，额上、鬓角边刻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么深的皱纹。他捧着一盘肉啃光了的鲱鱼背脊骨，用脚关上通另一间屋子的门，一边没有礼貌地说：

“您有什么事？”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道。

“沃尼法季！”门内传来刺耳的女声。

仆人默默地把背掉向我，露出他那件号衣的破旧的后背（号衣上只有孤零零一颗带纹章^①的红钮

① 纹章，表示家谱的图案。当时贵族人家均有此种世袭的纹章。

扣)，他把盘子放在地上，走进去了。

“你到警察局去过吗？”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在讲话，仆人含糊不清地在说些什么。“啊？……来了客人吗？”又听到她的声音。“隔壁人家的少爷！好，请他进来。”

“少爷，请您到客厅里去，”仆人又走出来对我说，一边从地板上拿起盘子。

我整理一下衣服，走进了“客厅”。

我走进的那间屋子不大，也不很干净，有几件简陋的家具好像是匆匆忙忙随便地摆在那里似的。靠近窗口，一个不好看的五十岁光景的老太太正坐在一把断掉一只扶手的圈手椅上，她不戴帽子，身上穿一件绿色的旧衣服，颈项上围一条粗绒线的花围巾。她那双不怎么大的黑眼睛那样牢牢地盯着我。

我走到她跟前，向她行礼。

“我可以跟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讲几句话吗？”

“我就是公爵夫人，那么您是维先生的少爷？”

“是，太太，我母亲叫我来传话的。”

“请坐。沃尼法季，我的钥匙在哪儿，你看到吗？”

我把母亲对她来信的回答告诉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她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用她发红的胖手指敲着窗框，我说完了，她又把我打量了一番。

“好极了；我一定来，”她后来说。“您真年轻呀！请问您有多大岁数？”

“十六岁，”我不由自主地口吃起来。

公爵夫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写满了字的油腻的

纸，拿到鼻子跟前，翻来覆去地仔细在看。

“多么好的年纪，”她突然说，她坐立不安地在椅子上转动。“啊，请您不要客气，我这里很随便。”

“太随便了，”我想道，我望着她那难看的形状，不由得感到厌恶。

这时候客厅的另一道门一下子打开了，门槛上站着昨天傍晚我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少女，她举起一只手，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夫人用肘拐指着她说，“济诺奇卡^①，他是我们邻居维先生的少爷，请问您的大名？”

“弗拉季米尔，”我站起来回答，紧张得说不清楚了。

“那么您的父名呢？”

“彼得罗维奇。”

“噢，我认识一位警察局长，也叫弗拉季米尔·彼得罗维奇。沃尼法季，不用找钥匙了！钥匙在我的衣袋里。”

少女带着先前那样的笑容，微微眯起眼睛，略微歪下头去，一直在望我。

“我已经认识麦歇沃尔德马尔^②，”她说，她那清脆、响亮的声音，使我的全身起了一种愉快的战栗。“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吗？”

① 济诺奇卡和下文的济娜都是济娜伊达的小名。

② 麦歇是法语中的“先生”；沃尔德马尔是弗拉季米尔带法国音的念法。